

綠牡丹

玉一
玉六

蘇子卿
船

PDG

綉像綠牡丹全傳

第十一回

洪勳扶觀回維揚

却說駱宏勳背縛跪于任正千屠門口駱太太請任正千處治正
手被駱太太題醒將昨晚之事觸起一二分來亦記得不太十分
明白一見宏勳跪在塵埃低首請罪虎目中不覺流下淚來連忙
扶起說道我與你數年相交同骨肉從無相犯昨晚雖愚兄粗
魯于酒後亦世弟之所作輕薄彼此咸當知戒以後再不許題今
日之事切勿掛懷駱宏勳答冤忍屈道多謝世兄海量弟知罪矣
駱太太亦過來相謝任正千還禮不迭分付了環煖酒款待師母
太太道天方二古正當安睡非飲酒之時且老身年邁之人亦無
精神再飲任正千不敢相強親送太太回房安歇又到宏勳房中

坐談片時方才告別回房安睡賀氏接着道此事輕輕放過只是太便宜了這個禽獸任正干道殺人不過頭點地他既是縛跪門已知理虧家師授業之恩分毫未報一旦與世弟較量他人則道我無情不過使他知道叫他自悔罷了又道明日茶飯仍照常供給不許畧缺說了一会各自安睡第二日清晨任正干梳洗已畢着人去請駱宏動來吃點心好預備王賀來此會飲且說駱宏動自從夜間跪門回房之後雖然安歇因負屈含冤一腔悶氣那里睡得着翻來伏去心中自恃道今日之事雖然寬乃世兄感父授業之恩不肯諍言較量而心中未免有些疑惑我豈可還在此居佳天明稟知母親搬回南但知是明日又該世兄擺宴王賀來此會飲必邀我同席我豈肯與禽獸爲伍又不好當面推托如

何是好又想道我昨日已有傷酒之說明日只是不起推病更重
暗叫余干將人夫轎馬催爰急速回南可也左思右想不覺日已
東升猛听在府家人前來說道家爺在書房相請駱大爺同吃點
心並議迎接王太爺賀田爺會飲之事駱宏動道煩你稟伏你家
爺說我傷酒之病比前更重几分尚未起來實不能遵命叫你家
爺自倍罷家人聞命回至書房將駱大爺之言回伏任正干任正
干還當駱宏動因昨日做了非禮之事愧于見人假病不起也就
不來强于是差人赴王府邀請又分付家中預备酒席不多一時
王賀二人任正干迎進客所分宾献茶王倫問道駱賢弟還不出
來任正干道今早已着人邀請伊說害酒之病更甚于昨日尚未
起來不能會飲他既推托愚兄就不便再邀了王倫聞正干之言

有三分疎慢口声知賀氏已行計了賀世賴怕人見疑今日也不
往後邊会妹子去只在前邊倍王倫不言任王賀三人談飲且說
駱宏勳迫得身來梳洗了走進太太房中母子啗議回南之計太
太道須先通知你世兄然後再僱人夫方妥不然先僱人夫臨行
時你世兄必要款留那時再退人夫豈不枉費一番錢鈔宏勳道
母親不是這樣說先若通知世兄他必不肯護我回去據孩兒之
見暗地余干將人夫轎馬辦妥諸事收什齊備俟世兄赴王家会
飲之日不辭而行省得世兄預知又有許多纏擾既世兄他日責
備不辭而行省得世兄先知不辭之罪亦云大過且我們不辭而
去世兄必疑我怪我或細想前日之事並想孩兒素日之爲人道
孩兒負屈亦未見得若念上于此其事不能分其皂白孩兒之冤

終不能明我清白受此亂倫不美之名乎太太聞子之言道聲得
遂命余謙卽時將人夫轎馬辦的停要擇于三月廿八日搬柩回
南母子商議之時乃廿五日計算還有三日光景駱宏勳逢王倫
家飲酒之日推病不去逢任家設席之時推病重不起任正干因
他輕薄也就不十分敬重賀氏恨不得一時打發他母子主僕離
門雖是任正干分付茶飯不許怠慢早一頓遲一頓不準其時駱
太太母子含忍住了三日已到廿八日了早飯時節任正干已往
王家去了余干遂將人夫馬匹喚齊駱太太同宏勳前來告別賀
氏賀氏道師母並叔叔卽欲回南卽此誑速也須拙夫回來親送
一送何速乃尔駱太大道本該侯賢契回府面謝方不虧禮但恐
賢契知老身起行又不肯放走先夫也該回家安葬夫子亦要赴

浙完姻一事當做勢不容已故不通知賢勢賢契回府拜煩轉致
容後面謝罷賀氏恨不得他一時出門豈肯諄留遂將計就計道
既師母歸心已決奴家不敢相留分付擺酒餞行與太太把盞三
杯用了早膳仍將向日進柩之門打開把駱老爺靈柩移出千六
個夫下抬起太太四轎一乘小了環一乘小轎外有一二十扛皮
箱包裹駱宏勳同余千騎馬前後照應直奔大道而去駱宏勳起
身之後任府家人連忙將後邊大門仍舊砌起一邊着人到王府
通知任正千任在千正然暢飲家人稟道駱大爺同駱太太方才
僱人馬起身回南特來稟知任正千道未起身時就該來報人去
之後來說何益要你只此無用的狗才何用王倫賀世賴聞駱宏
勳主僕起身滿心歡喜見任正千言罵家人乃劝道聞得駱宏勳

在府一住三載有餘大哥待他不薄今欲回家早該通知大哥叩謝一番才是個知恩之人今不辭而去內中必有非禮之爲赧于見人此等人天下甚多大哥以爲失此好友歷任正干道駱宏勲這個畜生不足爲重但愚兄受業于其父此恩未報故欲留師母以報萬一今師母去了愚兄未得親送是以歉耳王倫道留住三載日奉三食報師之恩不爲薄矣今之不送乃彼未通知之信彼有不辭之罪而大哥哥失送之罪小以後吾等再見駱宏勲俱莫係他自今也不要題他了王倫這些話說得輕重分明任正干以駱宏勲真非好人遂置之度外倒與王倫一來一往其情甚密逢任家吃酒一定把任正干灌醉賀世賴將人將婦女支開王倫入內與賀氏頑耍約畧任正干將醒時候賀世賴又引王倫出來任

府家人也頗知覺因賀氏平日代人甚寬近日又知自己非禮多以銀錢酒食賞他們正是清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况這些家人一則感他平日之恩二則受今日之賄那個肯多管閑事可憐在正千落得隻身獨自並無一個心腹過了几日王倫見人心歸順遂說了一千兩銀子謝賀世賴賀世賴道門下無業無家兌這銀子與門下叫門下收存何處大爺這寫張欠帖與門下就是了倘有使人進京乞大爺家報中通知老太爺一聲將此銀與門下大小辦一個前程也是蒙大爺抬舉一番祖父生我一場他老人家也爭爭光不念大爺之恩王倫道如此我代你收着寫了一千兩欠帖賀世賴王倫笑道我與令妹只能相會一時不能長夜取樂我想明日連男帶女一並請來將花園中空房一間把令妹藏在我

其中到晚只說城內苦留不放明日再回那時任正千自去我與
令妹雖不是長夜相聚乎賀世賴道使得使得次日差人請任正
千連賀氏大娘一並請來就說後邊設席家大娘仰慕大娘請去
一全家人來到任府將言稟上任正千道既是同盟兄弟有猜忌
分付賀氏收什王府赴筵明日我這邊也前後備席連王大娘一
同請來飲酒任正千上馬先自去了賀氏連忙梳洗穿着衣裳諸
事停妥臨上轎時叫過心腹丫頭兩個一名秋菊一名夏蓮分付
道我去王府赴宴你二人在家如此如此我自然抬舉他二人領
命賀氏方才上轎去了且說駱宏勳回南因有老爺靈柩不能快
行一日止行得三二十里路程臨晚宿住必得個大客店方可住
得下在路行了十日有餘行到山東地方那日太陽將落來到濟

南府恩縣交界一個大鎮頭叫做苦木舖余干道大爺論天氣還走得几里但恐前邊沒有大店此地店口稍寬不如在此住了明日再行駱宏勳道天已漸熱人也疲了就此歇了罷于是眾人看見一個大店將皮箱包果俱搬入店內將老爺的靈柩懸放店門以外是不能進店的走至上房坐下店小二忙取盥面水駱太太並宏勳淨了面分付余干店內拿酒飯與人夫食用將上燈時分店小二拿一支燭台點一支大燭送進上房擺在桌上請太太公子用酒駱太太母子八席正待舉杯只見外邊走進一個若兒來高聲說道暖呀駱大爺久違了駱宏勳所得茶目一觀正是

久旱逢甘雨

他鄉遇故知

不知來的何人且听下

回分解

第十二回

振芳救友下定興

却說駱宏勳下在苦水舖上坊子內才待飲酒只見外邊走進個老兒來道駱大爺久違了駱宏勳峯目一觀不是別人是昔日桃花塢頑把戲的花振芳連忙站起身來道老師從何而來花振芳向駱太太行過禮又與駱宏勳行過禮七別說道駱大爺有所不知此店卽老拙所開舍下住宅在酸棗林離此八十里今日無事來店照應照應及至店門見有棺柩懸放問及店中人皆云是過路官員搬柩回南的老拙自定興縣任府相會知大爺不過暫住任大爺處不久自然回南見有過路搬柩的再無不問今見柩懸店門疑是大爺果然竟是華甚華甚花振芳分付店小二將此等餚饌掣過令鍋上重整新鮮菜蔬與他店小二應諾下去花老分

付已畢又問道任大爺近日如何可納福否駱宏勳長嘆一聲道說來話長待晚生慢慢言之花老聞听此言甚是狐疑因駱太太在房愁途中困乏不好諄談道聲暫爲告別請太太方便俟用飯之後再來領教駱宏勳道稍坐何妨花振芳道余大叔尚未相会老拙也去照應照應就來相倍一拱而別來到廂房見余干在那里安放行李答道呀老爹麼久違了花振芳道我今若不來店大駕竟過去了余干自老爹任府分別之後次日家爺同任大爺赴寓拜謁不知大駕已行內中有多少事故皆因老爹而起一言難及少刻奉稟花老愈覺動疑見余干收什物件又不好深問遂道停時領教罷了辭了余干來至鍋上照應菜蔬不一時菜飯俱齊駱太太母子用過酒飯余干亦用過了店小二將碗盞傢伙收什

完畢又送上一壺好茶之後駱宏勳打開太太行李請太太安歇
花老芳知太太已睡走上房說道因太太在此老拙不便奉陪
有罪了駱宏勳道豈敢花振芳道前邊備了几味粗齋請大爺一
談駱宏勳也要將住正情山道領教遂同花老來到門面傍一
間大房房內琴棋書畫桌椅条台床帳衾枕無所不備真不像个
開店之家問其此房來歷乃花振芳時常來店之住房也他若不
在此將門封鎖他若來時才開所以與店中別房大不同也內中
設了一桌十二色酒餚請駱宏勳坐了首位花老主位將酒斟上
舉杯勸飲三杯之後花振芳道適才問及任大爺之話大爺長嘆
爲何駱宏勳將因回拜路遇王家百十餘人各持器械問其所以
知與足下聞氣晚生因任世兄命衆人掣回伊云素主之命不敢

自崙晚生全世兄赴王府解圍不料王倫甚是恭敬諄七款留遂
與之拜結及次日王賀來世兄處會飲將我二人灌得大醉賀世
賴伐妹牽馬王倫與賀氏通姦被余干聽見駱宏勳將前後之事
細細說了一遍花振芳聞了這些言語皆因王家解圍而起心中
自說道怪不得余干說皆因我而起說道王倫那厮依老拙愚見
彼時就要毀他巢穴賤內苦亡相勸說出門之人多事不如省事
我所以未與他較量次日趁早起身急急忙忙一路動身返舍回
來老漢在家那里知道後邊就弄了出這許多事來真个另人實
實難料大爺且說這王倫這個奸賊真是人面獸心實屬叫人髮
指可恨之極大爺請用一杯老僕還有說說亡罷空杯相劝路宏
勳彼此相讓二人對飲正是有詩爲証

詩云

良有耶旅敘徃因

須知片語諾千金

忠肝義胆成知己

勇志冰心報友情

揮酒千金存匹馬

且杯一點碎張琴

今朝得敘當年事

方知義友一番心

花老又道大爺隱惡揚善元是君子爲之但大爺起身之時也該
微上通知好叫任大爺有些防避彼毫不知奸夫淫婦毫無禁忌
任大爺有性命之憂晚生若回去言之柅靈何人搬送倘不回去
世兄稍有損傷于心何忍言道此去路大爺雙眉緊皺無心飲酒
只是長吁短嘆花老劝道天下事有大有小有親有疎朋友五倫
之末父母人倫之大豈有捨大而就小疎親而爲友者也大爺搬

柩回南任大爺之事俱放在老拙身上況此事皆因我而起我也不忍坐視成敗旣大爺起身日期至今已有多日及老拙往定興又有几日工夫不知任大爺性命如何如老拙到了定興任大爺之命賂宏勳謝過重新又飲又問道不知老多几時赴定興花老道救人如救火豈可遲延不過一二日就要起行賂宏勳又吃了兩杯天已二古告辭回房去了花老分付店中殺猪宰羊整備祭禮一夜未睡及到天明賂太太母子起來梳洗方畢余千來稟道花老爹辦有祭禮擺在老爺柩前請大爺陪奠賂宏勳連忙來至柩前只見擺列數張方桌上設剛鬚柔毛香楮庶饌之儀花老上香奠爵賂宏勳一旁陪奠祭過已畢賂宏勳重復致謝意